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冊

全部六元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苑戲曲等一
吳會祺編 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冊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壬(1025)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六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廿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七日再版發行

(俠女破奸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著 原 著 者
人 譯 述 者

英國 加倫湯姆 劉 幼 新

發 行 人

上海 棋盤街 中 模

印 刷 人

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昌

印 刷 所

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昌

總 發 行 所

上海 棋盤街 中 模

分 售 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鄭州 重慶 漢口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昌 杭州 寧波
福州 廣州 汕頭 香港 澳門 廈門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俠女破奸記

第一章 總統被騙

余飄零無告一幼女也。一貧如洗。囊中只餘六本土。使讀者易地處余之境。挾六本土徜徉於人心險詐之倫敦大城中。罄此卽將流爲餓殍。惟時已下午四鐘。計兩日來。未得一餐。且茫茫人海中。余乃踽踽涼涼。畸零無友。讀者果能如是設想。或足知余彼時流離顛沛之狀矣。余年二十有一。卽挾此六本土。插足世途。求一席地。艱苦備嘗。窮途落魄。至是已成絕望。無計可施。爾時惟覺寒甚。四肢疲殆。備極悲苦。所居斗室。在一老屋上層。屋適當禿特韓裁判所路轉角處。此路已成熟徑。每當抑鬱無聊之際。則對之而笑。實則無事足使人破顏者。思極則喉中哽咽。不復成聲。脊骨作痛。似皆詔我後此已無佳境。無勞復作癡想。余念計將安出。不如姑往房主行乞。藉圖一飽。殘喘苟延。繼思所欠房金。已不爲少。正當遠避不見。豈宜再往乞憐。異想天開。自知亦太遠於事情矣。飢寒交迫。乃取火燃之。罌中之紙。已燼爲灰。而柴則未着。

火。四顧室中。思得他物以代。忽見晨報一卷。封束依然。乃余於晨間。思謀枝棲。至塗汀一行時所購者。此行竟罄余所有。惟餘六本土。匆匆未及讀。惟時乃取一紙燃之。觀其火燄侵蝕。自思身世前途。不覺淚下。不料報紙亦不易燃。半雖化灰。半仍留於爐外。余知再燃亦屬無益。乃拾而讀之。燒痕蜿蜒處。見有文如下。

招聘精於打字機之少婦一人。須才幹優長且樂於旅行者。薪金從厚。如有願就斯席者。請至經理人處面議。

書記待聘有限公司啟

後數行爲住址。曰面對特拉法加十字街之樓卽是。否極泰來。余念此席或專待我。希望既生。遂亦忘其飢寒在身。戴冠披衣而起。徑向特拉法加十字街而行。既出門。自顧衣裳襤褸。此行成否。殊不敢必。少焉至矣。梯際甚暗。循級而上。見各玻璃門內懸招牌甚多。公司之名。皆所不知。以意度之。營業皆非蒸蒸日上者。最後至一門。門上大書書記待聘有限公司。油畫尙新。畫工所塗底線猶縷縷可見。余方輕敲門。適啓。一人當門而立。軀幹奇偉。門爲之塞。或彼時余望之如是。余體本瘦小。此時真

如侏儒面僂僂矣。自念腰際惟餘六本士。轉苦爲樂。全在此舉。乃鼓勇而言曰。請問。君卽經理人乎。其人曰。然。鄙人卽是。請入。言時退入室中。余隨之入。見室中陳設精美。並皆嶄然一新。一如招牌之字。所塗之漆。亦似甫髹而未乾者。其人脫帽置案上。移一椅延余坐。余就坐。其人曰。馬丹有何事見枉。時近黃昏。暮靄蒼茫中。見其人儀容頗美。衣履修潔。頭頗巨。髮曲作褐色。鼻長而豎。兩目相近。幾連爲一口。若直線。余鼓其勇氣而言。陳余來意。並言余所能之事。及余資格。余言時。彼則頻點其首。聽余述已。無言而起。至室隅一案前。案上置打字機一。彼揭其簾。並呼余依案而坐曰。依吾所言按之。余速取一紙。置諸機上。靜坐以待。其所言。只一語。特其出言之速。爲余所未之前聞。其文曰。（此人如今夜隻身游行來此。無生還理。贖金之數須熟記毋忘。）嘻。此真駭人聽聞之事哉。余思彼時大似爲狂人印小說。職之所在。只得敏速從事。按畢。叉手以待其次。其人忽狂笑拍余之肩曰。汝藝頗可。試與我一觀。余以事出不意。爲之愕然。余取機中紙與之。其人取而裂之。爲碎屑。一一投諸火中。面余

曰。吾甚喜汝之爲人。汝能以何時始業。余曰。卽日亦可。言時喜極。身搖搖若無主。成功卽在俄頃。可稱佳運。余索值一星期三十先令。其人曰。甚善。有友人在倫敦乎。余曰。無一人。以雖有一人。亦與他人無關係也。其人復曰。甚善。明日以十一鐘來此。薪金每星期三鎊。余今不復如前之易受刺激。彼時則一聞此語。幾欲摟彼懷中。自謂貧至餘六本士。今乃驟獲三鎊耶。旣而急作鎮攝狀。又聞其言曰。在此視事。有一事須牢記於心者。則此間有優等打字房。專備貴人之需。謹慎二字。斯爲最要。果有密函印與此等貴人者。凡函中所言。不可使一字印諸腦海。汝知之乎。余曰。知之。吾已盡知。彼復奇笑曰。吾諒汝已盡知。吾閱人多矣。從無一失。安能於汝而誤。須知今日女子來此者。可六十人。惟汝中選。亦吾佳運。其人言中之意何在。余不之知。卽其所與往來者。爲何等人。所交涉者。爲何如事。余亦不之知。所知者此行竟爾成功。可稱意外佳運。且許我薪金之數。爲余所萬不及料者耳。大功告成。余遂向其道晚安。將出。彼復呼余返曰。汝當知果值必要時。汝須遠行。無論何地。或在本國。或至他邦。且

須立刻就道。能乎。余曰。此事於我亦無不便。其人笑曰。汝真爲婦人之能獨立不倚者。薪金須先付乎。余勢不能不作妄語。毅然曰。可否任隨君意。鄙意殊不在是。其人插手袋中曰。吾意先付爲佳。人有旦夕禍福。孰能先知一分鐘後成何局者。余受金而出。囊中鏘然。竟有三鎊六本士矣。至於此位置果能長保否。亦不之計。惟幸此關已過。艱難困苦。從此長辭而去。彼晚飽食而寢。睡尤酣美。翌晨草草妝飾。徑至公司。時尙不及十一鐘。日昨所見之經理人亦未至。惟一小僮留守。僮見余來。目幢幢視余。自頂至踵。似頗疑豫。余告彼余爲誰。彼始延余坐以待。僮狀頗傲睨。公司中事。似皆了然胸中。惟余局外人。一無所知爾。僮曰。此間饌頗精美。果密斯嗜吾食者。當自承毋隱。余忍笑曰。余不汝爭。僮曰。如是甚佳。密斯苟在此治事日久。如吾者。將知公司諸事進行有如繞髮於門鈕上。凡吾等所不知所不行者。皆不值一知一行者也。且我等不應……言至此。忽聽壁間電話機鈴聲鏘然作響。僮子身材頗小。非登椅上。不能上接電機。聽機中語。惟時余聽機中人語銳利。乃問曰。汝爲誰。答曰。余格來。

姆也。汝其公司乎。聲頗模糊。余曰。然。何事者。曰。密司特奔頓已去其鬚。今晨十二鐘來此。書記能來見渠乎。余以正爲吾責。因曰。可。曰。何時何地。汝當知之。語畢。格來姆已扯斷線之鈴。余亦按鈴。復歸坐。僮曰。事竟乎。余曰。余不之知。言時。經理人適入。見余爲禮甚恭。見僮則頷之而已。直入內室。未幾呼余入。余旣入。闔其扉。甫呼余坐。復卽外出。呼僮問曰。今晨有信來乎。僮曰。此女郎適接電話得有消息。其人闔扉而返。曰。汝來何早。電話消息。果何事者。余卽述其始末。彼每聽一字卽點其首。聽余述已。揚首視余曰。此消息想不至駭汝聽聞。言時。復作怪笑。余曰。然。何足駭余。君須知按字人處境如余者。卽此身亦變爲機。惟此纖纖十指。仍爲余有耳。其人曰。甚善。汝眞解事。此正吾所期。汝日作是想者。將來所遇奇人奇事正多。且須躬自爲之。惟不論何事。喜怒宜不形於色。若無所動。且堅守金人之戒。於事始濟。今晨之電。卽需汝者。余曰。想爲貴人之一。其人頷之。余曰。在理。余當知余之傭主爲誰某。曰。卽爲公司。第余名姓。使汝知之。亦無礙。余尼耳名。拉拉得姓也。余曰。拉拉得先生。今日有何見教。

拉拉得曰。今日汝須至一地。攜按字機以行。所往地址。別書此紙中。今日汝權爲奔頓先生之書記矣。余曰。卽彼去鬚者乎。拉拉得曰。密司柔恩。此無與汝事。毋復多言。第行可耳。在彼或需汝爲之按信。諸事遵彼所囑而行。密斯柔恩聽之。汝俸旣厚。則吾等思取償者亦不薄也。今日事畢。仍攜機來此。吾當先在。須知出門以後。汝非復公司之人。而爲新主人之僕矣。余旣戀此厚祿。免於餓殍。生計所在。不得不俛首聽命。遵其指示。乃乘車行。置機於側。向一小旅館而行。旅館在南肯星頓街。旣至。余入閤者攜機隨之。余取拉所與之紙閱之。中言先訪格來姆先生。遵囑而行。至一室。狀似加非房。少頃門啓。一人入。身材長瘦。衣黑衣。旣入。闔其扉。呼余名曰。密斯卽柔恩乎。余應曰。然。其人始肅余坐。自思不知何時得見無鬚之奔頓先生。其人曰。密斯柔恩聽之。余爲公司代辦人。而拉拉得先生爲經理。質言之。余卽介紹顧客者也。於未介紹密斯於此有名奔頓先生之先。有數言奉告。密斯其靜聽。余曰。敬聆大教。曰。奔頓先生。人頗奇特。雖非政界中人。所治之事。半屬政治意味。彼或有信需汝按寫。信

皆商界往來之函。亦或有愛情之信。密斯當知。奔頓先生。嘗於旅行中。突遇無妄之災。傷其右臂。以至不復能握管。需人代書。吾言止此。今當介紹密斯於奔頓先生矣。言次取機而行。余隨其後。少頃。見一紳士。身材短小。面甚和藹。可親。臂纏黑布。格來姆隨出。惟余獨坐案側以待。奔頓安坐吸菸。且吸且言。語聲洪亮。重音又似外國人。不類國語。所言之信。囑按者。半皆致友人之函。最後一信。爲少年按字女最難代按者。蓋一情書。奔頓侃侃而言。余面際忸怩不安之狀。殊未之見。信中讚諛所致書之夫人。至於極地。末言邇來萬里相隨。備極思慕。頗欲一覩芳容。懇其見許。言已。余取機中紙與之。奔頓曰。汝今備吾使令矣。此夫人嘗致書於吾。吾今特作覆函。望汝費以往。兼候夫人覆示。今可乘來車往返。其他諸信。亦望途中擲諸郵箱中。余將封面寫就。加以火漆。奔頓作花押於上。方其寫時。余見其首數字。雖爲奔。其下並非頓字。惟花押之尾。蜿蜒若龍蛇舞。不辨何字。於是復漆封他信。訖。乃出而覓車。不意格來姆先在。並以車候。余爲駭然。格來姆覓余。靜嘿不語。挾余登車。車卽疾馳。觀格來姆

神色似彼已知將何往者。以余方欲啟齒。格來姆卽止余曰。勿勞多言。吾已盡悉。我輩正向彼而行。萬無一失。夫人居處在弗爾寒。距奔頓先生寄居之旅館不遠。爲近隣。旣至。見而知爲寄宿舍。狀殊污穢。相偕下車。尋級而登。至第一層一室中。余見夫人身長玉立。秋波黑色如漆。美豔絕倫。衣服燦爛。出余意外。以余初念在此陋室不應居此天人。夫人覩余若無物。接函讀之。格來姆旁立而矚。夫人讀竟。隨卽遞與格來姆。余竊駭怪。格來姆讀畢。似無所感。尙有一事。余忘述及。則夫人名哲嫵。余見信面而知之。惟時余旁矚二人行動。如墮五里霧中。徬徨惑亂。莫知所可。格來姆曰。夫人當有覆函。夫人曰。此何待說。言次。疾趨案前。坐而作書。草草作數行。字殊潦草。以信付余曰。望汝速卽回呈奔頓先生。當面交。勿致他人。余諾而出。疑團莫釋。車行甚疾。復至旅館。奔頓先生久候頗躁。見余返。急索信。破而出之。讀已。置衣袋中。向空際而吻。謂余曰。吾事畢矣。汝亦可歸。孺子行事敏捷。殊堪嘉許。今爲密斯道午安。余見其倉皇而出。不問而知往訪弗爾寒情人矣。此事初不關我事。心殊坦然。取機下樓。

方欲呼閨人爲余置諸車中。突見一人影。蓋梯級盡處。立一人。其人爲誰。蓋卽余於篇首所云唯一之友。非立布衣斯帶爾也。以日間所遇。無非奇事。至是反不覺怪。實亦不足怪。非立布與余頗有情愔。嘗向余求婚。余以其爲業新聞記者。筆墨生涯。滋不可恃。遂拒其請。小有芥蒂。遂爾久疎。不料重逢於此。非立布見余。立延余至一加非館。余隨之入。非曰。汝適送其人至何地。余聞頗駭。注視非未及答。非立布復攬余臂急聲曰。余初不之知。今晨見汝來此。始知卿亦與聞。此事余已暗偵月餘矣。自謂爲生平所經第一奇事。若輩皆非善類。所稱奔頓先生者。卽爲若輩之犧牲。思欲得而爲利者。特卿何由與惡徒共事。誠所駭怪。余乃路述應聘書記公司顛末。並所見之人以及所以介紹來奔頓處之故。非立布靜聽。意頗自得曰。此真大觀。吾最愛之別拉聽之。卿知彼作情書之人爲誰乎。其人非他。乃安扣拉尼亞大總統皮納流納也。若輩所謀。全屬騙局。復設美人計。利用哲嫵夫人以爲餌。而卿所服役之公司。卽若輩之巢窟。卿不幸懵懵爲敗類供奔走。余且聽且思。此事始末。似彼已了然胸中。

且不憚旬月之力，竭力偵察，藉供新聞材料。惟時余以勢已至此，乃與非立布熟議善策。余告非立布弗爾寒所在。非立布曰：吾擬即刻至彼處一行。若爲卿計，既屬同黨，亦無所逃。爲今之計，莫若反其所囑而行，佯作舛誤。今且伴吾再作弗爾寒一行。機置此處，絕可無虞。何時需者，卽當送呈。議定。余二人復至弗爾寒。非立布前行。余遵其計，不與同車。別乘以往。車行若飛，復至故所。女僕見余，亦不之阻。以余適來一次，遂不之疑。余徑登樓，向見哲嫵夫人之室而行。甫至門際，聞室中人聲甚怪。余進退不知所可。幸憶及非立布囑，稍有把握。然覺前途荆棘塞路，絕非坦途矣。室中人聲不高。忽聞以足蹴踏聲。又聞訇然人仆地上聲。此間本屬人衆叫囂之地。司空見慣。故室中雖作砰訇之聲，亦無人注意。食頃，余方逡巡未進時，室門忽啓。格來姆伸首外矚，觀其神色，似帶怒容。適用武者。見余乃出，隨闔其扉。低聲謂余曰：來此何事。余矯作不知狀曰：無事。余思或尙有事需余。當復來此。格來姆曰：大誤大誤。第汝既來，要亦不無益。可留此數分鐘。言已復入。少焉門復啓。哲嫵夫人緩步而出。且行且

笑似頗愉快。後隨一人。丰姿英爽。余所僅見。格來姆最後出於門外加鍵。以匙遞余曰。速歸公司。此匙呈諸拉拉得先生。毋交他人。所遇之事。情節離奇。一至如是。余幾不信其真。疑爲夢幻。惟尙憶彼三人行頗倉皇。惟餘余一人。余亦下樓。甫至梯際。見一人自他室躍出。以手覆余口。乘間攫匙去。其人蓋非立布也。非立布曰。一篇文章。余已得其大凡。再附數行。卽成完璧。徑送晚報館矣。今且尋此歸束。余曰。君將何往。非立布曰。吾不他往。擬入此室一偵。俟余旣入。匙仍還之卿。卿再外扃此門。以匙交拉拉得。如適格所囑。卿毋復猶豫。此着殊無危險。吾以新聞記者資格。一謁安扣拉尼亞國大總統皮納流納也。讀者須知非立布欲余錮彼於室中而自去。此殊大難。然勢又在不得不行。驚駭極矣。以非立布旣非惡人。兼爲唯一良友。於心胡忍。雖然。余又不能不從其言。乃視非立布入。加鍵而行。持匙徑歸公司。拉拉得曰。天下最快心之舉。莫逾於是矣。蓋爲吾生所僅見。言時自搓其掌。意良自得。密斯柔恩。汝眞天下奇珍而賤售者也。余今當下樓一觀余部下人矣。余佯作不知狀曰。余亦可隨

行乎。拉驚曰。密司何事往者。余曰。余……余不過喜見奇事耳。拉拉得曰。同行亦可。世界中女子如密斯者。良不多覩。前程遠大。殊未可量。於是余二人同出。拉拉得既至寄宿舍。似爲常來之客。隨意出入。既入。揚揚自得而上樓。似握有勝算。萬無或失者。以匙啟門。復耳語余曰。是君余僅聞其名。未嘗親觀其丰采。彼額上非有一巨癰乎。然否。余嘗見奔頓額上。實如拉拉得所言。因答曰。然。拉拉得頷之。啟門而入。室中黑暗。惟見依稀微光。見一人倚案而坐。頭俯倚於臂。拉拉得輕闔其扉曰。咄咄怪事。若輩謂已繫彼而械之矣。何若是。言次疾趨案前。拍其人肩。其人昂首而起。非他。乃非立布也。余見其面。幾失聲而號。以余先未之見也。非立布曰。拉拉得先生。君誤矣。總統已行。此劇下場矣。拉拉得狂呼曰。何謂。若爲誰。余見其言時。以手探衣袋中。非立布坦然。毫無懼色曰。毋用野蠻手段。余自聞此事相隨君等月餘矣。君等設美人局。利用哲嫵夫人爲餌。賺彼來此。交於足下。非乎。且彼不幸。近遭無妄之災。傷其右臂。非乎。使彼未脫樊籠而去。不知足下愉悅正復何似。足下不能任吾述足下設計之

始末乎。拉拉得狺狺然曰。恣汝言之。非立布曰。足下既遣同黨。設計顛覆其車。不幸目的未達。因復施此技。械其在此。留以待贖。且揚言彼錮此間。危在旦夕。實則贖金一至。立縱之行。非歟。拉拉得曰。彼今何在。豈彼蠢蠢者流。未得其人。誤執他人耶。非立布曰。否。無誤。總統皮納流納。實嘗在是。特於十分鐘前。自吾身後之窗出矣。且鄙人亦親相助。所以遲遲未行者。特故遲君藉陳顛末耳。拉拉得曰。汝自何而入。非立布急以目眄余曰。亦自窗入。拉拉得曰。吾友。君不自量。與吾爲敵。君誤矣。請君入甕。君今爲皮納流納矣。君既在吾掌握之中。吾自可隨吾所欲而行。復顧余曰。密斯柔恩。可離此。非立布曰。無須。拉拉得先生。此案完全始末。今已在晚報館編輯室矣。此案吾早盡悉。惟其結論。今日始得耳。使余不於四鐘前歸者。則報紙一出。總統被騙之新聞。傳遍倫敦。無人不知矣。然如容我行。不我害。我回館後。燬其稿。（言時目復矚余）此時總統已行。君之私謀。無從露洩。不其佳耶。語畢而行。拉拉得嗒然歸公。司。如喪家犬。余始終堅持。毫無破綻。使拉生疑。故彼亦不疑我與聞。當晚余復見非

立布。且以爲終局勝利。蓋歸非立布耳。非立布曰。吾知彼初未置疑於卿。特一編好文章。不得登載。爲可惜爾。余曰。余之位置。亦從此去矣。非立布曰。絕不至此。卿當奮勇直前。與彼惡徒相搏。置諸國法。不知有意於是否乎。余曰。當勉爲之。特惜余一無能弱女耳。非立布曰。卿天真爛漫。正其長處。望勿先自餒。將見諸皆如意。余遂歸。志忤殊甚。惟祝後此無不如意而已。

第二章 鑽石頸圈

翌晨復至公司。心緒煩亂。自經總統被騙事後。覺世途險巇。無奇不有。不知此後更遇何等奇事。使余未允非立布以破奸自任者。則余決不復登公司之門。雖然。此中尙有他故。蓋余薪金先事而給。且強半供日用之需。所餘無幾。余性耿介。以爲若辭職者。當歸其薪。又何從得此數者。況總統之逸。彼輩殊不能疑我與聞其事。故決然復來。特中心不無懔懔爾。二三日間。無事可述。余亦竟日閑居。經理拉拉得。則終日獨處室中。與余僅間日一見。一日忽謂余曰。密斯柔恩。刻閒暇否。可進內一談。余入。

見其背鑪而立。點首示余闔扉。余闔扉已。注視其舉動。拉拉得曰。密斯有何見示乎。例如總統之事。余搖首故作愕狀曰。余不解。拉拉得微笑曰。余亦知汝不之知也。余曰。鄙意以爲貧女位置。先生似尙不了然。拉拉得先生。須知余在倫敦。孑然無友。前曾奉陳。惟獨立自謀生活。先生既以按字機事見屬。並賜厚薪。余惟謹慎從事。想先生當亦滿足。拉拉得曰。滿足極矣。言時仰首視承塵而笑。又曰。汝真奇人。余平生未之先見。實告女郎。余甚欲給汝一股分。余曰。余之薪金。已足余日用之需而有餘。先生言此何意。余殊不解。且非所望。拉拉得先生尙有事見教乎。拉拉得搖首。余遂出。見彼仍仰視承塵而笑也。余因無所事事。乃藏機而閱小說以自排遣。至第三日。忽聽電話鈴聲大作。聞人語曰。密斯柔恩汝乎。聞其語聲。知爲經理拉拉得。余曰。然。拉拉得先生曰。有人來乎。抑有何事。余曰。無。曰。望汝攜機乘車至里夫兒旅館。速行速行。旅館在布雷特街。至彼詢灰台克兒先生。彼今日需汝也。凡吾所言。汝已明瞭乎。余卽復述渠適言之住址。復聞拉拉得言曰。無誤。余遂攜機出行。行不數分鐘。至矣。侍